

# 劳动光荣·劳动圆梦

## 讲述劳模故事

采访手记

英国作家菲·贝利说：“不要光赞美高耸的东西，平原和丘陵也一样不朽。”

作为采访者，我们的骨子里都有寻找惊天动地故事的情结，但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总是一些普通、平凡的东西，比如说甲玛项目“山上”的那些人和故事。

有了爱，才会有坚守；有了坚守，再平凡普通的生活和事业都不会苍白。笔者从海拔4000米到5312米的攀

登，实际上也是对项目职工工作和生活的一种“体验”。一路走来，他们的生死经历、奋斗故事，他们的乐观、豁达、执著和自信，他们的恐惧、失落、无奈和伤感……让这些平凡的人、平凡的故事给我们最朴素却是最触及灵魂的感动。

“有些工作总要有人去做。”刘会迎的这句话说出了项目职工的心声。他们来到或坚守高原的，或许

没什么豪言壮语，但是一旦承担起这份责任，他们就不抛弃、不放弃、不逃避、不懈怠，以一种坚定的信念，忠诚于他们的选择，热爱他们的岗位，无怨无悔。

如同千百年来坚守高原的格桑花一般，甲玛项目的职工同样守望着这片神奇的地方，也守望着自己的未来。

# 工人日报 5 WORKERS' DAILY 工会周刊

Trade Union

责任编辑：李元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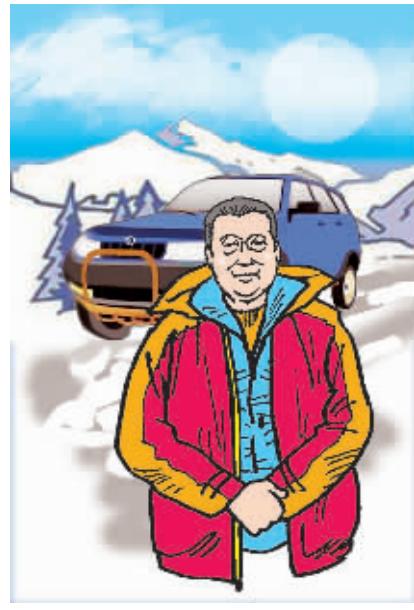
新闻热线：(010)84151093

E-mail:workersdaily@sohu.com

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## 为圆国产轿车梦

本报记者 李元程 通讯员 姚金彪



2011年北汽股份北京分公司决定生产自有自主品牌越野车BJ40，设计院把一辆样车交给了厂家，由谁来负责把它变成生产线上一辆又一辆成品呢？

这个重任落在了一位技术工人的肩上，他叫刘会启，时年40岁。

刘会启是“老”维修工、高级技师，从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的130车型，到北京现代第一辆索纳塔轿车下线，再到北京汽车自主品牌绅宝的完美亮相，他都在其中。

为了了解新车的结构、性能，刘会启像外科医生一样，带着徒弟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将样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全部拆了下来；之后，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重新组装好，对新车的特点烂熟于心。之后，他开始主导设计排布整条生产线，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设计布置……仅在BJ40项目推进中，改革创新就多达130余项，使产品品质得到大幅提升。

2013年10月28日，当日下午正在忙碌的刘会启接到紧急通知：销售公司急需10辆进藏车，必须今天装配完成。

这天正是老刘的生日，在家的妻子已准备晚饭，做了几个老刘喜欢的小菜，可等到了晚上9点，早已习惯他加班加点的妻子，还是拨通了老刘的电话，才得知他又接到了紧急任务。这天刘会启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，看着10辆装配完成的“小老虎”，他会心地笑了。这一天是10辆进藏车BJ40的生日，是和他的爱车共同的生日。

俗话说“冬季不进藏”。西藏在10月气温达到零下15摄氏度，地冻天寒，路面多冰多雪，而且氧气稀薄很容易发生高原反应。作为BJ40技术负责人，刘会启毅然接受了任务，踏上西藏的征程。此时他的老父亲因为心肌梗塞正在ICU病房中急救。

“眼在天堂，身在地狱”。眼睛看到的每一处都是美景，可是头疼、心慌、气短、乏力、恶心、呼吸不畅……刘会启根本顾不上欣赏景色，只要有时间，就坐下休息，减少任何不必要的运动，保存体力。行进到海拔4000多米的羊八井盆地，车辆突然出现离合器故障，刘会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，钻进车下进行维修，那是早上7点钟的羊八井，天还黑着，打着手电筒，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，由于维修时间较长，使得老刘体力严重透支，眼冒金星、天旋地转。如果这是日常维修还算轻松，但是在里呼吸都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，故障排除后，刘会启差点被医务人员带走。

车队抵达当雄，已过不惑之年的刘会启，连续多天凌晨3点才躺下休息，老刘说：“不是不想睡，是实在睡不着，只要一躺下，就感觉胸闷、气短，站着就舒服多了，我也可以用这个时间做一天的总结，将我们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公司领导。”进藏15天，刘会启的体重直降10多公斤。

困难，刘会启一直在心中唱着一首由同事创作的歌曲《在路上》，在路上，承载着万千的目光，身披着自主品牌的梦想。也曾失落，也曾迷茫，但心里依然坚强……

BJ40自问世后，销售一直紧俏。刘会启也荣获首都劳动奖章的荣誉。

今年夏天，由于集团战略部署，BJ40转到其他公司生产。7月8日，第5782辆BJ40在北汽公司下线，就在这一天，刘会启对该车型做了最后一项技术改进。

(漫画 法明)

# 开在云端的格桑花

□ 本报通讯员 边均安 韩晓锁 刘强

## 在山上，有时会听不到心跳声

医学界划定，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为“生命禁区”。科学家曾做过实验：一个人什么都不干，坐在这里所消耗的体力，与在平地负重50公斤行走消耗的体力是一样的。

而挑战禁区、超越自我，已经成为刘会迎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“先前有一些想来‘挣大钱’的人，吃不了苦，丢下一句‘连命都保不住，给再多钱也不干’的话就不辞而别了，但不能因为畏惧就啥都不干了，有些工作总要有人去做。”说起选择留在高原，刘会迎显得很平静。

在高原，活着是第一位的。

寒冬时节，山上温度低至零下37摄氏度，皮肤一不小心碰在冰雪上，就会被粘住，着急抬手的话，胳膊会被撕下一块皮来。

有一次，工作累了，刘会迎躺在简易房里睡着了。不久就感觉有人在呼唤他。睁眼一看，所有人都围在他床前。

“至少10几秒钟没有听到你的心跳了，以为你死了！”同事说。

“在山上，有时会听不到心脏跳动声。那种感觉就像灵魂出窍一样。”说起这些故事，刘会迎像拉家常一样。

“不过，把高原的脾气摸透了，再大的事在我们看来都稀松平常了。我们一代一代的筑路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？”刘会迎和同事都显得格外豁达和乐观。

有一年中秋节，海拔5100米的一处运矿通道堵塞了，刘会迎从旁边的通风井下去检修，然后顺着3公里的隧道走出来。

“在极度缺氧的隧道内，从来没有人敢穿行这么长的路程。”5个小时后，全身被粉尘“覆盖”的刘会迎从隧道口爬了出来——那时，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。

下山打开手机，看到家人发来的信息：“母亲要来看你，劝不住；电话又打不通，此时母亲已经在火车上了。”

刘会迎当时就慌了手脚，让职工搀扶着到火车站去接母亲。当看到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列车上走下来，刘会迎的双腿再也无法支撑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。

此时，这个从不流泪的西北汉子眼泪哗哗直流。

“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临走前嘱咐我的话：好男儿不恋家，要想尽孝，就把对家人的愧疚用努力工作来偿还吧。”

“我这是在‘还债’，哪敢有丝毫懈怠啊。”刘会迎轻吁了一口气。

## 这辈子注定和高原有缘

上世纪70年代，中铁十七局集团的前身——铁道兵七师是第一支进驻青藏高原的筑路部队；2006年7月通车的青藏铁路二期海拔最高点——唐古拉山口，正是他们建设的路段。如今，他们再度结缘高原。

“当兵在格尔木，两上青藏修铁路，如今在甲玛退休，我这辈子注定和高原有缘。”

在海拔5100米的露采作业平台，正在修理轮胎的焊工，52岁的廖能文操着四川口音对笔者说。

在甲玛项目，像廖能文这样的老兵还有12人。焊工、司机、电工等脏、累、苦的活儿，大多是这些老兵在干。

刘会迎说，通往海拔5312米的路，当初就是这些“老兵”们开着推土机在悬崖峭壁上开辟出来的。

甲玛项目经过摸索和实践，建成了国内第一套采用电气化铁路的高原电力系统。

铁路运行起来，维修就成了头等大事。“接触网”、“直流电”等专业名词，让干了大半辈子生活用电维修的老谢傻了眼。

“厂家的人过来，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学，晚上躺在被窝里叽叽喳喳地记那些眼花缭乱的电路图。”

“年纪大了，不服老不行了！在高原上记性衰退得厉害，有时连孙子的小名都记不住了。但青藏高原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呀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死后就葬在这里，下辈子还上高原。”说这话时，老谢的眼里泛着泪花。

## 比父辈站得更高

海拔5312米的南坑露采平台，俯视山底，云雪交错间，采矿机械来回穿梭，不在其中的人绝想不到云层之上，竟是如此一片繁忙景象。

在最高点，指挥这一派繁忙景象的项目工程部副部长、技术主管李鹏，只有25岁。

“赶紧采访我，我肯定给你爆料！”见到笔者，李鹏热

情地说。

从早晨7点开始，李鹏要在这里度过12个小时。安排一天的工作，指挥车辆及人员、记录资料等等，是他一天的工作内容。

笔者发现，李鹏毛遂自荐“爆料”，无非是想多跟人说说话——在这里，站着太冷，走动时又喘不过气来；手机没信号，几乎没人可以交流。闲下来时，李鹏就把山上的美景一一收录进手机。飞沙走石、云蒸霞蔚、冰雪覆盖……这些都悄无声息地存进了手机的某一个角落。

“对面就是唐古拉山，那是我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现在，我比他们站得更高！给朋友打电话时，这句话是李鹏少不了说的。

与李鹏敢于“登天”不同，31岁的总工程师刘永红则是善于“钻地”的一把好手。

“也是被逼出来的，自己长得胖，上山下山太费劲，只能钻洞子了。”刘永红喜欢开玩笑。

“钻洞子”就是在洞内采矿。高原隧道，洞内的氧气浓度比外面更低，加上矿床的腐蚀和辐射气体、各种机械的尾气，洞内人员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。

2012年春节，刘永红感觉腰部剧烈疼痛。在拉萨市检查后，确诊为肾结石。转到西安市一家医院做了手术——在肾和膀胱之间插了一根管子。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两个半月，放不下工地的刘永红第二天就回到了工地。

“就跟着我们采矿一样，肾里面的石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开采出来了。”逆境中，幽默是刘永红应对困难的法宝。

## 浪漫的事，顽强的花

这么恶劣的环境中，笔者竟然看到了一位女工——丁文凤，在山上已经待了4年多。

2011年12月20日，丁文凤与同一年上山的党自敏在山脚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

“你们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”笔者问。

两人相视一笑，党自敏回答：“到工区背后的山上散步。”

工区背后是一座200多米高的山头。艰难的攀登过程中，两口子说完的情话消除了疲劳。实在累了，丁文凤就摘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花，不管什么颜色、形状，她都称它们叫“格桑花”。

格桑花是高原上最普通的一种野花，只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。“它们杆细瓣小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可风愈狂，它身愈挺；雨愈打，它叶愈翠；太阳愈暴，它开得愈灿烂。”丁文凤说，待在高原上的人都喜欢它的品格。

(图版美术 书法标题 李法明)

“工会工作要解决两个问题：‘我是谁’和‘为了谁’，实打实地为职工着想”

# 林熙熙：突出一个“实”字

□本报记者 李元程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陈瑛



“一切为了职工，实打实地为职工服务。”

林熙熙回答。

到工会3年多，让林熙熙“骄傲”的是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——基本上解决了有人办事、有钱办事。

“人的问题，工会干部的提拔任用在基层是比其他部门要缓慢，这是工会的特点。所以地方换届，我都下去跑，努力争取工会在地方常委有一席之地。同时反复向领导呼吁，在同样条件下，要用我们工会的干部。”

2013年，漳州市总换届，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，这在漳州引起了“轰动”，此前还没有其他部门能做到这点，并且林熙熙争取市编办批准市总增加了一个工作部，设立了专职的经济审委主任。

不仅如此，市总在漳州市开展“帮扶中心建设年”活动，大力推动乡镇帮扶中心进入政府便民服务中心，使乡镇工会的帮扶队伍成为“正

(包括市直单位)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实行按工资总额的2%足额统一划拨工会经费，并列入财政预算。

“到哪个部门、哪个单位，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问题抓住了，用心、用情、用力去做。”

林熙熙解释，“用心，讲大道理就是责任，在岗一天履职一天；用力，问题看清楚后，一定要锲而不舍。”

解决了人、财问题后，漳州市总工会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“物”上——解决开展活动场地问题。他们在规划着筹建县一级的工人文化宫，“到时候最繁华的地方都有工人文化宫，我们把‘职工服务中心’设在那里，提高工会的影响力。”

## 以苦为乐的好人

“在一个单位，靠一个人是有限的。我坚信实实在在做事，不会吃亏。”林熙熙说。

漳州平原是福建第一大平原，素有“闽南谷仓”之称。“农业大市”工业发展缓慢，工会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难题。

市总工会在对企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，90%以上的企业普遍存在用工短缺、招工难、员工流失率高等问题。“企业文化生活匮乏，无法满足员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，是主要原因之一。”在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上，林熙熙提出一些企业采取诸如举

办员工运动会、文艺晚会等方式来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但由于文体娱乐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，举办这些活动，所起作用就很有限。这一议题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，今年以来，全市县级以上总工会主办、联办各类文体活动达50多场次，参与职工达1万余人。

林熙熙早已习惯了每天忙碌，在忙碌中，他得到的是成就感。同事夸他是“好人”、“超人”，他加了一句“苦命人”。“总想去做事，总是自讨苦吃。所以我的面相是一个苦相。”

“可是苦中甘来，就像是茶道，大红袍喝下去有点甘苦，可是回味无穷，好茶是要慢慢品味的。”林熙熙说，人生苦短，要去面对。每个人到这个世界就必须面对辛苦酸辣。

漳州人有一位引以为骄傲的文学家——林语堂，在当地名茶白芽奇兰茶的包装上，就印着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广告——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只要有一壶茶。

林熙熙很喜欢这句话：“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只要有一壶茶。”他对记者重复了3遍。“很多事情，不是想办就能办成的，会受到很多限制，遇到很多困难。”听他这样说，记者接话：“觉得苦闷时，就喝一壶茶吧！”

林熙熙用黑黑的眼睛看了一眼记者，知己般深深点了一下头。

抓住问题的症结，用心用力去做

2010年，52岁的林熙熙来到工会，“本来以为领导是让我休息休息呢。到了才发现工会工作的面太广了，有很多事干。”

“工会工作很简单，解决两个问题：‘我是谁’，‘为了谁’。”

“那你是谁？为了谁？”记者想听他回答。